

第五才子書
施耐庵
水滸傳

施第
五才子書
耐庵
水滸傳

七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之五十六

聖歎外書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此是柴進失陷本傳也。然篇首朱仝欲殺李
逵一段○讀者悉誤認爲前回之尾○而不知此
已與前了不相涉○只是偶借熟鑄趨作煎餅○

順風吹花用力至便者也。吾嘗言讀書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如此一段文字。瞞過世人。不爲不久。今日忍俊不禁。就此一處道破。當於處處思過半矣。不得以其稗官也。而忽之也。

柴皇城妻寫作繼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親往也。以偌大家私之人。而旣已無兒無女。乃其妻又是繼室。以此而遭人亡。

家破之日其分崩決裂可勝道哉繼室則年尚少年尚少而智畧不足以禦強侮一也繼室則來未久來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壓衆心二也繼室則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繼嗣未立內有帷箔可憂三也四也然則柴大官人即使蚤知禍患而欲斂足不往亦不可得也

嗟乎吾觀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勢要在地方

無所不爲○殷直閣又倚仗姐夫高廉勢要在
地方無所不爲○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豈不
甚哉○夫高俅勢要則豈獨一高廉倚仗之而
已乎○如高廉者僅其一也○若高俅之勢要其
倚仗之以無所不爲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
也○乃是百高廉又當莫不各有殷直閣○其人
而每一高廉豈僅僅於殷直閣而已乎○如
殷直閣者○又其一也○若高廉之勢要其倚仗

之以無所不爲者又將百殷直閣正未已也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閣然則少亦不下千殷直閣矣是千殷直閣也者每一人又各自養其狐羣狗黨二三百人然則普天之下其又復有寧宇乎哉嗚呼如是者其初高俅不知也旣而高俅必當知之夫知之而能痛與戢之亦可以不至於高俅也知之而反若縱之甚者此高俅之

所以爲高傑也

此書極寫宋江權詐可謂處處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絕者如此篇鐵牛不肯爲鬚陪話處寫宋江登時捏撮一片奸話逐句斷續逐句轉變風雲在口鬼蜮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庵卽何難爲江擬作一段聯貫通暢之語而必故爲如是云云者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窮凶極惡乃至敢於欺純是赤子之李

達爲裨史之橈杌也。

寫宋江入夥後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勸晁
蓋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如祝家莊高唐
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惡能以
權術軟禁晁蓋而後乃得惟其所欲爲也何
也蓋晁蓋去則功歸晁蓋晁蓋不去則功歸
宋江一也晁蓋去則宋江爲副衆人悉聽晁
蓋之令晁蓋不去則宋江爲帥衆人悉聽宋

江之令二也。夫出則其位至尊，入則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餘矣！此宋江之所以必軟禁晁蓋，而作者深著其窮凶極惡爲裨史之擣机也。

劫寨乃兵家一試之事也。用兵而至於必劫寨，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兒女投擲之戲耳。而今耐菴偏若不得不出於此者，蓋爲欲破高廉斯不得不遠取公孫，遠取公孫。

孫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楊林之一箭斯
不得不用學究之料刼也

此篇本叙柴進失陷然至柴進既陷而又必
盛張高廉之神師者非爲難於搭救柴進正
以便於收轉公孫所謂墨酣筆疾其文便連
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虧公孫救柴進虧
柴進歸公孫也讀書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
此又其一矣

玄女而真有天書者宜無不可破之神師也。玄女之天書而不能破神師者耐菴亦可不及天書者也今偏要向此等處提出天書而天書又曾不足以柰何高廉然則宋江之所謂玄女可知而天書可知矣前曰終日看習天書此又曰用心記了呪語豈有終日看習而今始記呪語者明乎前之看習是詐而今之記呪又詐也前曰可與天機星同觀此忽

看他過

接法

日軍師放心我自有法豈有終日兩人看習而今吳用盡忘者明乎前之未嘗同觀而今之並非獨記也著宋江之惡至於如此真出篝火狐鳴下倍蓰矣

話說當下朱仝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奇談駭事○文章妙處全在脫卸○脫卸之法千變萬化而總以使人讀之如神鬼搬運全無踪迹爲絕技也○只如上回已賺得朱仝則其文已畢入此回正是失陷柴進之正傳今看他不更別起事端而便留李達做一關

換却又更借朱仝怨氣順手帶下。遂令讀者深歎美髯之忠而竟不知耐庵之巧真乃文壇中拔趙幟立赤幟之材也。○每見讀此文者誤認尚是前回餘文小說之不能讀而欲讀天下奇書其誰欺

欺小衙李達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內手。

哥哥將令干我屁事將令與屁令作一句李大哥妙人有此妙語朱仝

怒發又要和李達廝併三箇又勸住了朱仝道若

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奇談駭事總之是耐庵立意要脫

卸到下文非美髯立意要死併李達也柴進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

有箇道理只畱下李大哥在我這里便了看他文章過接

奇絕處如星移電掣。譬如然便去不令他人畱目。你們三箇自上山去以滿

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柰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仝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吩咐李達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

不可胡亂惹事累人

每於事前先退一線如游絲
惹花將迎復脫妙不可言

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

此一句極似承

上文突緊語然却是假筆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

此一句極似無

來歷突然語然却是正筆只此二筆要分正反。知文之難作與文之難讀也。

三箇自

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遶回莊且只說朱仝隨

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

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

細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

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裏先使人上山寨報知

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叙說舊話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長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里多日了朱全便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朱全大喜宋江着人引朱全直